

我国秦七城 考察与研究

彭曦著



8
3
31

西北大学出版社

封面题字 史念海
封面设计 张鸿勋
责任编辑 何惠昂

书号 ISBN 7 - 5604 - 0214 - 3 / K · 43

定价: 4.00 元



“长城学”研究的一块基石

——为《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出版而作

林剑鸣

巍峨的长城，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在广袤无垠的北方原野，蜿蜒屹立着长达两千余年的这一世界奇迹，含蕴了中国人民的辛勤、智慧，反映了苦难和光辉的过去，艰苦与荣耀的历程。保护长城，研究长城，利用和借助这一中华伟大文化遗产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成为中国以至世界历史学者、文物工作者和地理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乃至所有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全体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们一项极具吸引力的重要课题。因而，“长城学”在近年来几乎是呼之欲出的一门崭新的学科，而且确实有不少学者为这门学科的出现、确立而呐喊、催生。遗憾的是经过多年的酝酿，“长城学”至今仍未能成为公认的学科而引起应有的重视，其原因自然是很多的。但对于长城研究的缺乏深度和广度，不能不算做因素之一。“长城学”这一重要学科的确立，有待于一批有学识、有志气的学者开拓，有待于一批有价值、有影响的著作出现，这是无需赘言的了。

可喜的是，在宝鸡师院和西北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彭

曦同志的《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终于历经周折而与广大读者见面了。笔者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本目前能见到的有关战国秦长城著作中学术水准最高、资料最丰富、看法最深刻的一部。可以称得上是“长城学”的一块奠基石。

之所以如此评价，决非溢美之辞，本书的内容是唯一可靠的证据。这本著作的特点，首先在于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资料皆有超过以往同类著作之处，尤其是后者，实为突出。众所周知，对于长城的研究，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不仅文献资料有待于仔细发掘，更重要的是实地考察工作远未完成。彭曦同志远在二十年前就发愤立志亲自探访、考察长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利用大学教课工余时间，以惊人的毅力和体力，徒步跋涉于荒山大漠和僻乡峡谷之间，历时二载，行程万里，终于首次系统地考察完了湮没已久的战国秦长城。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本书的产生绝非与一般学术著作同日而语，也绝非一般仅限于在书斋之中绞尽脑汁的学者所能完成的。

正因为如此，本书在对于长城的研究上，具有一些其它同类著作所没有的特点。如作者在考察中，不仅仅注重地理位置等一般考察长城学者普遍注重的方面，而是特别重视文化上的考察。在对长城地理位置考察的基础上，将其工程技术特点与自然地理的内在联系加以科学的剖析。其中的烽、障、塞之数量、位置、距离，皆悉心记载、测绘，以长城为标志，与之有关的地震、水土流失等自然状况，亦给予诸多留意。至于沿此长城内外两侧的有关文物，作者给予了更多的统计、分析和研究。数量观，是作者考察工作中的突出特点。这些工作，无疑有助于秦国早期历史的考察和进一步研

究。

本书以大量的资料和无可辩驳的论证廓清了历代研究长城中的许多悬而未决的争议。一些区段的具体位置、走向，例如甘肃与宁夏之间的静宁县内长城，陕甘交界间的华池长城，吴旗、志丹、靖边之间的长城，这条长城东端的具体位置，固原段中的所谓“内城”与“外城”等等，一些文章或语焉未详，或与实际错讹甚大，而作者考察中均以确凿实物纠正之。它再次证明长城研究工作中的基础是实地考察。

这里，作为作者的挚友，笔者认为有必要向读者介绍以下一点情况。

彭曦教授是一位学识丰富而历尽坎坷的学者。早在大学时代，即显露出过人才华。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彭曦同志被迫不得不放弃熟悉的专业，到穷乡僻壤去从事不应由这位学术研究颇有前途的青年所做的工作。然而，即使在最令人不能忍受的艰苦环境下，彭曦同志仍在可能的条件下坚持学术研究，积累资料。当“四人帮”垮台之后，他就立即投入中国古代史、秦汉史和长城史的研究中去了。因此，这部作品的产生决非常人所设想的那样平凡，其间的甘苦，只有作者自己才能道出。

最后还有一些并非多余的题外话，那就是彭曦教授不仅精通长城的研究，专攻秦汉史，而且于中国科技史和书法，皆颇用力。他曾发表过一系列有关中国科技史方面的论文，并与世界著名的中国科技史泰斗、英国李约瑟博士有学术往来。他的书法也遍留于甘陇和秦渭之间的名胜和友人之手。相信这方面的业绩也必会得到方家的公允评价。

我和彭曦教授的交往是从学术研究开始的。十余年来虽

然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而每次见面的时间又十分匆促，但这种“淡如水”的交往，对我来说，受益非浅。且从学术研讨的意义上，我们没有中断过。笔者从一九八〇年起被中国秦汉史学界朋友们推出，前后四届，谬充研究会副会长、会长之任。所结识的学者不下数百人，而始终能在学术方面相互联系、交流者，亦不过寥寥数人，彭君则居其一。尤其是今天，笔者已由陕西移居北京，由高校执教转而文化行政行列，而彭君仍以挚友嘱为《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作《序》，遂不忖浅陋，以此献芹。

一九九〇年七一前夕
于北京北郊亚运村旁

目 录

序.....	林剑鸣 (1)
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	
一、甘肃定西地区.....	(2)
二、甘肃平凉地区	(32)
三、宁夏固原地区	(68)
四、甘肃庆阳地区.....	(100)
五、陕北区段.....	(194)
六、总结、问题、探索.....	(234)
七、从文化区系关系看长城的历史.....	(259)
附录	
I 考察日记选录.....	(282)
II 考察后记.....	(289)
III 有关文献节选.....	(293)
IV 主要参考文献.....	(297)

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

战国秦长城涉及的重大历史问题甚多，不仅涉及秦国发展史，且涉及秦、赵关系史、秦与戎族的文化史、秦汉与匈奴的关系史。至于战国至秦汉间的军事、工程、经济史，自不待说。然而，对这条长城的考证、考察工作，除个别区段的报告、文章以外，迄今尚未对它进行一次较完整、系统、综合性的考察和研究。为此，多年来我一直尝试对其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为了作好充分准备，我于1985年和中国秦汉史学会组织的全国十余所高等院校的历史教师赴内蒙考察了战国赵长城、秦汉长城，河北的明长城（《文物天地》1986年第2期）搜集了所有有关长城的资料，重点研究了战国秦长城及与之相关的文献。

考察工作得到甘肃省教育厅，庆阳师专及有关单位的支持。

我们的考察，根据时间、经费等客观条件，制定了“突出重点、找出规律；内外两侧，文化遗迹；参阅文献，重在实据；城障烽塞，山水关系”的计划。重点有三：其一，徒步考察从未有人考察过的甘肃平凉地区的静宁县，庆阳地区的镇原、环县、华池县，陕西延安地区的吴旗、志丹县，榆林地区的靖边县；其二，城障烽塞的数量关系及与山水关系之间的特点；其三，内外侧的文化比较。

历时二年之久的考察工作（1987~1988年），行程万余公里，其中徒步考察 2000 多公里，基本上实现了预期目标。为了使考察报告保持其客观性，故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探讨，均放在最后的《总结、问题、探索》中进行。

现将考察分区段报告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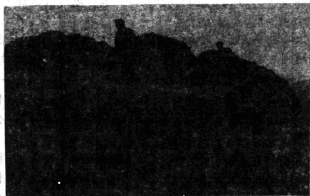
一、甘肃定西地区

定西地区包括临洮、渭源、陇西、通渭 4 县，长城所经村庄 300 多个。为叙述简便，以下只提及主要地名。

（一）长城的位置、长度

临洮县长城，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起首位置究竟在何处？当地县文博馆王楷同志及定西文物工作者，皆以为今临洮县新添乡三十里墩杀王坡是其西首。我们反复考察后认为，这里只是现今发现的最西遗迹所在，而绝非其起首位置。其初起首位置必在洮河谷地。这个问题详后。

现西首可见遗迹在杀王坡三级台地上，即梁头上的望儿咀。长城遗迹从此起，沿洮河东侧支流大林河（又称大碧河）与洮河交汇处的塬北缘修筑，将两河交汇的制高地势完全控制在长城内侧（照片一、图一），由新添乡的南坪北庄转向东南方向，经长城岭、陆家坪东的城墙湾、皇后沟，八里乡的傅家北坪、城墙岭、郑家坪东之长城岭，沿川乡之下阳山、长城梁、长城岭，八里铺乡的罗家湾、安家湾、窑沟，塔湾乡的蔡家岭、雷祖庙，尧甸乡的长城岭（史家庄）、花马沟、陈家坪、大峪沟、长城梁、田家坪、武家（又称武街）、尧儿坪沟、杨家山、池沟（又写为茨沟）、长



照片一 临洮杀王坡原头长城遗迹



图一 临洮杀王坡长城示意图

城(关门)、孟家咀,由孟家咀出临洮县,进入渭源县庆坪乡。

长城遗迹在临洮大部分皆可见到,主要是沿山岭山梁,跨沟越涧,起伏大。如皇后沟、朱家沟、花马沟、大峪沟、尧儿坪沟、池沟等大小八条沟。这些沟与沟之间多为5~8公里的小山岭山梁。地图平面长城长度为45公里,而我们实测长度约为 61 ± 5 公里。即地图与实际之比为1:1.4公里。

长城进入渭源县庆坪乡的宴家湾,便进入洮河流域与渭河流域的分水岭地带。从此直到七圣乡之间约25公里,长城全在分水岭的岭脊上曲折蜿蜒,其最高处即为因长城得名的关山。从宴家湾向东,经康家山,长城转折向正南方向。经芦家后湾、刘家尖山、黄家庄科、李家堡(有县立保护碑),转向东南,经上岔东、白崖山,再转向东,经大河南、老虎湾、大石岔,越七圣乡的崔家河,经红岷(亦写为红线,有县立保护碑)、高家山(县城至北寨乡公路73公里处)、郑家梁、池坪北梁、史家沟、祁坪、罗家湾、康家湾、长城岭、史家沟口,越过咸河,经上、下盐滩中间的马家坪、野狐湾梁,出渭源县进入陇西县。

渭源县境内长城水平长度约为40公里,实际长度应为1:1.4公里,约为 56 ± 3 公里。

长城进入陇西县之德兴乡乌龙湾,从牛家川越过寒水沟(秦祁河支流),经鱼家咀、庞家岔、白土岷、蒙家湾、长城梁、鹿鹤、红岷。从董家窑(此字为当地人方言独创,读如梁)转向东南,沿梁家川沟南侧分水岭,经马营滩、新坪后梁、河岔长城梁、桑儿坪、长城梁,在云田乡(北三十里

铺)北越过咸河、断岷堡河,经神家川,沿揭皮沟向东,经渭阳北、王家坪、董家岔、崔家湾,从小干川出陇西进入通渭县。

陇西县长城平面长度约为 58 公里,实际长度为 1:1.37 公里,即为 80 ± 5 公里。

长城从小干川进入通渭县榜罗乡四罗坪西之山脊后,完全爬出咸河流域而进入散渡河流域各支流的上游,由向东南转折而向东北转折。经榜罗乡的城壕梁、积麻川、付家岔南、庄湾、涸涝,越过潘家河,经南家坡东、文树川(阳山)乡,从树儿山越过古城沟,经何家坪、长城坡、墩墩梁,越过苦水河,经郭家山西的长城湾,进入第三铺乡,再经长城湾、下部家岔(通渭至甘谷公路 20 公里碑,有县立长城保护碑),这一带又是一个各岔沟的小分水岭。再经郭家山,从王家河村越过牛谷河,爬上通渭县至马营公路的山梁(公路碑 32 公里,有县立长城保护碑),经小湾村西、斜山山、贾家岔、郭家岔、李家川,越过中川河,经杨家、卢家河、周家湾、张家回岔、北城铺(这里是牛谷河和金牛河分水岭的最高山梁)、鲜家城壕、朱家湾、郭家山、花刺沟、花亭、刘家窑坡,从潘家峡越过金牛河,爬上长城梁,再经白家坪,过董家河(又称贾家沟)的长城湾(当地又称长城梁),再经宋家河,从张家湾出通渭县,进入平凉地区静宁县田堡乡西南的陆家湾。

通渭县境内长城,总的走向由西南而东北,正好面对祖厉河河谷由西北向东南的古代军事通道,地势高亢而险峻,长城尽量取各小河谷之间分水岭的制高点,跨越较大河谷、山岭各 13 次,故地形曲折,起伏甚大,如古城河、苦水

河、牛谷河、金牛河，从山梁至河谷一般垂直高差都在 150~180 多米，分水岭上，为了将制高点控于长城内侧，故又必须取山脊外缘而不断曲折迂回。所以这段长城地图平面长度约为 83~85 公里，而实际长度为 1:1.45 公里，等于 120 ± 5 公里。

总计今甘肃定西地区境内长城总长度约为 320 ± 10 公里。

(二) 长城的遗存：城（墙）、墩、烽燧、障塞概况

1. 城墙、城墩、烽燧

定西 300 多公里的长城，基本上是取祖厉河上游与渭水上游诸支流间的大分水地带，地势高亢，人烟较稀，故全线遗迹大部分保存较好，特别是在各个大的岭梁上，除了自然冲蚀之外，大多存有 2 公里、5 公里、以至 10 多公里的长城遗迹。临洮县南坪北庄，约 400 米的长城，位于梁峁北缘，残高 0.5~1.6 米不等，夯层厚为 5、6、7、8 公分不等，多数为 6~7 公分，夯层坚实，但有趣的是在此发现有两个超过 10 公分的夯层，夯土较松软。这种情况很少发现，或许它反映出筑城之初，亦有偷工之嫌。此段长城东头，有一流向大林河的小岔沟，长城在此沟口处，墙高至今仍达 7 米多，但仔细查看，始发现其下 5 米多全系自然原状土，无夯层。它是利用沟边突出部位，将其内外侧加以埴削，成为收分极小的矗立陡壁，然后于其上加筑夯土墙壁。夯土墙现残高 1.5 米，内侧留有 1 米多宽的小道（见照片二）。这种发现，使我们在以后全线考察中对 3 米以上高大墙壁均作特别仔细地夯层检查，从而发现在 3~5 米或更高的城墙中，其下部多为利用原有有利地形，先施埴削而后加

夯筑的。这种施工技术，真是事半功倍，不能不令人叹服古人匠心之妙！



照片二 杀王坡长城内侧小道

陆家坪至下阳山间的长城岭，尚有残高1.5米，长约2000多米的长城，有的地方，残城之上，即为人行小路。这段长城，外侧较陡，内侧较缓，一般外侧较内侧垂直高差为0.5~1.0米，有的在1.5米~2.0米。

城墩，依地形不同而有疏密之分。平缓地段，一般约200~230米一个，在起伏较大的嵯岬处，亦有相距80多米或100多米者。残高都在2.5~4.0米。墩呈卧鲸状，墩的纵轴基线与长城墙线一致，一般高出残城城墙1至2米，基宽均在10~12米。每个城墩周围及墩体坡面上，皆可发现各种粗、细绳纹、菱格篾纹、方格篾纹、麻点纹、环轮纹、条板纹、麻布纹（在瓦内）的板、筒瓦片（在全线考察之后，我们始将它们概括称为“典型纹饰瓦片”，以下均以此词代之）。一般内侧分布较密，范围都在100~200平方米。城墩

处多发现重约 1.0~2.0 公斤的石块或河卵石，这种石块，应为守城用的器物。按《墨经》应称为“雷石”，按《居延汉简》应称为“羊头石”，我们称之为“雷石”。由于现在两侧多为耕地，故在城墙及城墩被耕辟处常可见到裸露出的夯层，层厚绝大多数为 8-10 公分，有的城墩下部夯层厚达 15-18 公分。

在靠近临洮沿川子乡政府西北的一段约 300 多米长的长城，被当地群众称为“长城岭”或“长城梁”，遗存现状与下阳山大致相同。其它地方如尧甸乡的大峪沟、尧儿坪沟、池沟西侧山梁上，长城遗迹皆十分明显，有的保存相当好，多数残高 1 米多，连续 3 公里，4 公里不断。我们在上述 3 条沟的两侧考察时，发现当地群众皆称之为“长城岭”或“长城梁”，老人皆言相传为秦长城。

在跨越沟口的地方，多数为自然圯尽，已不见长城，但也有个别地方尚有遗存，如武街尧儿坪沟口西侧，尚发现有一节夯土墙，长约 10 米，残高 2.5 米，厚达 4 米多，危立于沟沿，这节残存，可以使我们推测长城当初在跨越河沟时，两侧夯土墙要比其它地方既高且厚，这种重视河沟谷口的情况，在内蒙汉长城考察中看到的更多。

池沟以东经长城（村）、康家山、李家堡到庆坪北，长达 17 公里的一段，全在东峪沟与崔家河的分水岭上，有近年新修的公路约 6 公里与长城并行，有的地方几乎夷平，但城基遗存完全相接，站在一个个城墩上向东西两向远望，城线十分清晰。我们在李家堡北边山岭上沿长城踏勘，发现每个较高的岭脊巅顶及较大的嵯峨处，皆有高大城墩，残高在 2~4 米之间，城墙残高尚有 0.5~1.3 米。长城在这里尽量

利用地形之便，多沿山脊而筑，许多地方在山脊外侧铲削成1-2米的陡壁，而内侧基本保持地形原貌，外侧现残高仍在0.8~1.5米，而内则为 35° ~ 45° 的缓坡。所以，这里长城大段大段无夯层或很少有夯层（见照片三），但在岭脊两侧皆为平缓坡度的地方，则又全为夯土墙。



照片三 渭源李家堡山脊长城

这段长城，依据大量遗迹判断，最初外侧高度除部分在3米多高以外，大部分皆在2米左右。

长城内侧1-4公里的范围内，有一条烽燧线。这条烽燧线在临洮东峪沟南侧山梁上特别明显，烽燧皆位于一个个山梁峁头最高处，相距2.5、3.0、3.5公里不等，烽燧之间，烽燧与长城之间，皆有开阔视野，烽燧大小并不一致，现在多数残高3-5米，呈圆锥体，有的不但特别高大，且下部为方形，如临洮杀王坡长城内侧1公里处的一个烽燧（照片四），下部呈巨大的方形台基，残高5米多，基最宽达26米。李家堡长城内侧的一个烽燧，上部为3米多高的圆

锥体，基部为方台形，台壁高 1.5 米，无夯层，完全是利用小岭地形铲削而成。



照片四 杀王坡长城内侧烽燧

我们考察中特别重视了烽燧与长城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在此之前个别的区段报告中未涉及这一问题，有的则误把城墩当成了“烟墩”（烽燧）。考察证明，烽燧与长城的城墙、城墩，是长城系统工程中不同的子系统，不可相混。

渭源县境内的长城遗迹基本清楚，在公路及村庄设有多处保护碑。庆坪北长城遗存状况如同前述之李家堡，白崖山至七圣一段，城墙有多处遭到严重破坏，但多数城墩尚好。大石岔以东至七圣乡政府 3 公里的一段，除山坡、台地处破坏严重外，其余遗存较好，城墩残高尚达 3—4 米。山坡上的城墙，有的虽已垦成土垆状，但城线十分清晰。七圣至红线一段，长城利用里仁沟与崔家河交汇台地向西北突出的山梁，铲削其北侧外缘，再于其上加筑夯土墙。故这段长城外侧有的高达 3.8—5.5 米。

七圣乡高家山有一节长达 38 米的长城为公路（渭源至定西 73 公里处）穿破。此处长城现外侧残高 1.3~1.5 米，内侧高 0.8—1.2 米（见照片五）公路东侧裸露出一个清晰断